

沙

流

著叔任王



文 學 研 究 會
創 作 叢 書
第 二 集

流 沙

王 任 叔 著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

* 版 翻 *
* 權 印 *
* 所 必 *
* 有 究 *

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第二集

◆(83302.1)

沙 一 冊

每冊實價國幣壹元壹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 作 者

王

任

叔

發 行 人

王

雲

五

印 刷 所

商

務

印

書

館

發 行 所

商

務

印

書

館

上海及
各埠

上海河南路

上海河南路

(本書校對者王養吾)

目錄

第一輯.....一

流沙.....一

沒落的最後.....五三

有張好嘴子的女人.....八七

灑香膏的婦人.....一一一

悲劇的性格.....一四三

第二輯.....一六一

我們那校長跟爸爸.....一六一

目

錄

隔離·····	一九九
野獸派作家·····	二四〇
勘災·····	二六六
保標黃得勝·····	三〇〇
貓的威權·····	三三七
一個負責的人·····	三五八
第三輯·····	三九一
鄉間的來客·····	三九一
龍種·····	四一五
陰沈的天·····	四二六
賊·····	四四四
一天·····	四五四

第一輯

流沙

十六路無軌電車從戈登路折上勞勃生路，司機的把腳蹬踏的一陣叮鈴噹朗地响，向着右面窗子站着的我，身子往後一蕩，險些兒把背後的人撞個翻來。

電車突然在轉角上擡住了。我又向左一搖，趕忙穩定身子，扳着拉手的右手，就感到有點兒痠。我放下右手來。

左手脅裏挾着的一本書，重甸甸地像要掉下去。順便給理一理正。看左近的人紛紛下去，前面就騰出一個空坐位，我尖着嘴向櫓上一吹，輕輕提一提藍褲腳筒，坐下去。

九月的天氣，乾燥而且沈悶。眼光所到之處，全是迷迷茫茫的黃色的烟似的灰塵，這

叫我有點頭昏；彷彿人在工廠裏工作着似的。

人又紛紛的上來。剛纔我拉過的那隻拉手，已有一隻薑黃色的瘦手接了任。

手以下是一條上過白油的鋼骨似的手臂，寬大的灰色布褂底袖口，直縐縮到手肘，裏手肘就露出酒杯口似的一個窪孔。

我不自主地展開書來看。

電車像掛上鞭子的耕牛，掙扎一下。接着咕的一陣風似地轟隆轟隆往前開去。

灰色的布大褂在我那書腦子上儘幌個不住。隨着電車震動的律度，書本裏的字像風琴底音鍵似地一個個在跳。我眼花撩亂：彷彿感到有對尖銳的眼睛落在我臉上。

我警戒地掩上了書。一陣心跳。穿着這麼一套工人服：藍褲子直兜上胸頭，連着背帶的，竟還假裝斯文，在電車上看書——我彷彿聽到這眼睛在我耳邊這麼嚶囁着——靠

不住，是個……唔……

誰又知道我近來失了業！

終於我明白地看到：那對眼睛是閃爍在那件灰色大褂上的一張長瘦而蒼白的臉
子，全爲那對煊赫的眼睛底光輝失却了存在。我被這對眼睛帶進一個模糊而隱約的記
憶裏——一個非常遙遠的過去的時期。

然而，我渺茫得如同夢中。記憶像隻迷途的小鳥，在泛濫的海洋上飛翔……

突然，一隻手影模過我眼前。左肩上接着來了沉重的一拍，像在銅匠間裏同事用曲
尺打着我肩膀似的：

『喂！你是小董嗎？』

聲音像從這對有威光的眼睛裏吐出來似的。

然而聲音却顯得一份友情的溫暖。

我一時怔住了。嘴角的筋肉，在不自然的抽動，我想，我是在向那對眼睛裝出乞憐的

苦笑吧。

『不認識我了吧！我——我是老胡呀！』

他報這名字時，眼睛就往左近溜了一轉，聲音放得極低。

馬上在我腦子裏跳出一個極其精幹活潑的青年……飛過一顆執行這反動世紀的任務的子彈……展開了一幅染血的歷史底畫面……

『是你嗎？』

我帶着懷疑的口氣問，心裏却想：

『噯！別見鬼了吧！』

『自然，你不會認得我了；我在「英國留學」（註一）八年，却留得那麼一身瘦骨了；這又叫你怎麼還認得我呢。可是，我看你却沒什麼改變。臉色稍爲老了一點。現在還在

（註一）指西牢。

「振泰做工嗎？大概已經有了孩子了吧——哇！你看的什麼書呀——哦哦！你現在研究起哲學來了！辯證法的唯物論了不起！你真是個好傢伙——現在，你到哪裏去呢，還住在存善里——還是搬到忻康里了——唉！做工真快樂。我是說，做人不會做死，却要鬧死，你想，在「大英國」鬧了八個年頭，一天三餐，吃不飽，睡不好。有的人早已拖「牢洞」（註一）了……唔……」

一連串的話，簡直叫人無法插嘴。這可使我安心了：是老胡呀！一張嘴子就是一架風箱，糠粃與米粒一齊扇出。做我們小間底指導員的時候，就以「洋九响」出名，它要比快五槍多過四粒子彈。

但他終於漏了口，說了個在公衆前應該避諱的字眼，停下嘴了。一對吞人吃的眼光，又向四周轉了轉。

（註一）犯人死時係從牢中洞裏拖出故云。

『人家全說你一去「英國」已經了結了，不會再回來了！現在，怎的……』

我支吾着。

他露出一絲得意的苦笑。尖着嘴，作個「噓噓」。

九月的風是沒有尖角的，但像機器間裏爲調帶激動的空氣，有點叫人頭昏的燥熱。

『我也想去找找你，却不料在這裏「巧遇」了。那可好極，你有沒有空閒，咱們能不能找個地方談一談。我想，我們八年不見了，雖然我是無所謂的；但這總叫我傷心。老實說，我從那裏出來以後，聽到了這件事，我整整有一個星期不會睡覺了。我寄住在一個朋友家裏，房子是朝東的。我住宿在亭子間裏，我這幾夜就祇凭着窗頭，看着下半夜向西斜去的月亮，我想哭，我想叫，我也想笑……我……』

『那麼，好的。』我彷彿聽到了在有些小說裏常有的那種腔調，但這腔調控訴於書本上固也沒有什麼，控訴於公衆之前是不大合適的。我警戒地截斷了他底話。『再過去

一站，我們在櫻花里轉角，一家茶樓裏去喝茶去吧！

『好的！好的！』他馬上快樂地接應着。

電車發瘋地叫响着。車兩邊浮動着螞蟻似的人們。煩囂的市聲，以激怒的調子哄响着。風吹在車頭，如同扯裂舊布。電車停在大自鳴鐘一家布店門前。

那個長瘦的臉子，上下伸縮着，又前後轉盼着。

『那家布店可還沒有倒閉哇！不景氣却沒有不景氣到他們頭上。你瞧，買布的人多麼多呀！了不起！比以前還興旺呢。以前，我就老站在他們店前等電車啊！這十六路電車跟我可真親切啊！我彷彿聞得出它每一個拉手的香味。它每一個窗門，都叫我起了種神祕的回憶。我看到了它，我才真實地感到：回到人間來了……』

電車底震响壓沒了它。

電車向右轉了個圈子，直上去曹家渡的路。他底眼光從車窗外收回。

『八年了！真的是八年了！小沙渡路已經沒以前那麼荒涼了。你看那邊空地上已經建築了座小菜場。以前我們慣在那些地方做「拾網絲屈萊伸」的場所，現在到哪兒去了？屋瓦與屋瓦的連比……唔……繁榮的上海呵！繁榮的上海呵！我要說，我要那麼說——而你現在也看起來哲學書來了。但你底態度，却一向就像個哲學家似的……』

我沈默着：身處這變動的世界裏，與世界一同變化着去，也就不覺得變化之顯著了。小沙渡路是在我日常生活中茁壯起來的。但它給停留在「一角」的人，却是驚惶。

『但這一帶，彷彿還像我故鄉呢。』他指着車外的街屋。『屋子仍舊那麼黑，那麼小，那麼低矮；賣花生糖的攤子……賣包子陽春麵的攤子……五個子一包花生，十六銅板加一的一碗陽春麵，那可真叫人吃得噴香，飽滿……噯噯！過去這些日子是快樂的。走到那裏，餓了，就吃到那裏。忙了，就餓到那裏。唔……』

我拉了拉他底手袖，說：

『可以下去了。』

『到了櫻花里了嗎？』

『是的！』

『啊！是的，你看，這在太陽下蒼白得發抖的櫻花里，有多麼可愛啊！我一見到它，就像見到我年老的頭髮灰白的娘，坐在「箕籬」邊做女紅似的……』

他一邊說，一邊跳下車去。

我站在電車的紅柱子下。想起了在新小說中常常看到的一個字：遜的悶的兒。

電車呼的掃過一陣風，捲起了層層似的馬路上的灰沙，掠過我們面前過去了。

我們穿過馬路，到一家茶樓下面。樓下烤燒餅的人，以爲我們是顧客，停下他烤餅的手，以詢問的眼光看着我們，但我們却一直踏着腐蝕而黑舊的樓梯向上走去。

我們坐下一張靠窗的桌旁。漆黑的油膩的桌子和櫈子，散佈着金屑似的灰沙。堂

信走了過來，一邊招呼着，一邊胡亂地抹着桌子，嘴裏像開着唱片，習慣地發着聲音：

『清茶？紅茶？』

『清茶。』老胡迅速地回答着。

『噯——清茶，——二壺——』

聲音又習慣地繼續着。乾蘿蔔似的堂信，像被自己聲音拉着去似的蹣着回去。

『不，不，來一杯紅茶吧！』老胡又馬上改了口。

我尖着嘴吹了吹櫬上的灰沙。把書拋在桌上，提了提褲腳坐下去。

『我爲什麼要吃綠茶呢。紅茶不更苦嗎？這苦難的人生，可叫我管的夠了。我要喝一

點另一種的苦味。』他早已一屁股坐在對面的櫬上。這麼囁咕着。一看到我坐下時那麼

仔細的神情，就又改換口調說：『你這高等工人，一直到現在還沒改變你英國紳士底態

度嗎？——沒有改變，什麼也沒有改變啊！你真是個連修理一架汽油爐，手上也不沾油膩

的精明銅匠。看橈子會髒了你底靈魂不成……」

我微笑着。這心直口快永遠不懷惡意的「洋九响」每回碰到我總用這件修汽油爐的事來奚落我。八個年頭沒聽到這樣奚落了。八年後的今日却在此地又聽到這奚落，我感到人間的溫暖。

「一點也沒有改變呵！你看這茶館，對我多麼親切呀！還是那麼骯髒，那麼死板懶搭的，那麼不景氣呢。——除我們以外，沒一個顧客。可是，現在你還常常上這裏來嗎？」

堂倌端來兩盆黑白瓜子，兩壺茶。我斟了一杯紅的給他。低低地說：

『不常來的。』

『那麼，你和它底關係是改變了。八年了，一切的關係怎麼能不改變呢？』他吮了口茶，抹一抹嘴，長瘦臉往下一拉。我像面對着大世界裏的哈哈鏡。『我和你，你和茶館，和書本，全都改變了關係。你以前看張資平小說，現在看辯證法的唯物論，不是大改變嗎？而我，我』

一回到人間以後，我也失了我底維娜……我和人類底關係，完全——完全改變了……』

『還有，我失了業，脫離了「生產關係」了呢。』我冷冷地說，故意把「生產關係」四字帶上些鼻音，模倣八年前這指導員說理論時的說話聲。

『哦！原來你已經不在廠裏做工——那麼你怎麼過活呢？』他吃驚似地看住我。

我不禁臉子飛紅。我訥訥地說明我近來靠寫小說過活的經過，他聽了，不自主地拍了一下桌子。

『哦！原來你已經是個新作家啦！你用的什麼筆名呢？你往常在那些雜誌發表文章？是誰第一個提拔你的？你近來跟些什麼作家來往？比如像汪卓這個作家，你有關係沒有？』汪卓，你知道嗎，那個三點水的汪，卓然而起的卓，桌子的桌少兩點的……』

我這時竟像個處女被揭破戀情似的益發羞得說不出話來。老吹了一會子桌上的灰沙，終於說明了我寫文章投稿的情形：